

试析表态言语行为类别

贾明秀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提 要: 表态言语行为鲜少被研究, 其系统内部的成员数量一直存疑, 成员间的客观联系也各说不一。本文尝试从表态言语行为的深层语义结构入手, 划分了三种促使表态言语行为产生的情况, 将已知表态言语行为进行了归类, 排除了富有争议的表态言语行为。在此基础上, 以积极/消极情意为依据对表态言语行为的内部组成进行了第二级分类, 同时, 扩充了现有的表态言语行为数量。

关键词: 表态言语行为; 类别; 语义结构; 积极情意动词; 消极情意动词

中图分类号: 35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表态言语行为 (Expressives) 是塞尔划分的五类言语行为之一, 是指“说话人在表达话语命题内容的同时所表达的某种心理状态”。(何自然 2015: 163) 塞尔着重分析了“感谢”、“道歉”、“同情”、“慰问”、“祝贺”、“欢迎”等几类典型的表态言语行为。其后, 学者们在深入分析塞尔列举的典型表态言语行为的同时, 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表态言语行为内部成员的数量方面。不同学者对表态言语行为内部成员的认定持有不同的意见。Вижбицка (1985: 265) 分析了“欢迎”、“同情”、“祝贺”、“感谢”和“道歉”; Norrick (1979: 179) 则认为应包括“道歉”、“感谢”、“祝贺”、“同情”、“责备”、“抱怨”、“欢迎”、“告别”、“吹嘘”; Апресян (1986: 210) 在划分施为动词类别时没有使用“表态言语行为”这一术语, 而是采用了“礼节言语行为”来表示这类言语行为, 内部成员包括: “感谢”、“祝(你/您)成功”、“道歉”、“祝贺”、“欢迎”、“告别”、“同情”。与此同时, 另一俄罗斯学者 Гловинская (1993: 210—212) 同样将“表态言语行为”更名为“言语礼节和礼貌言语行为”, 并分析了“感谢”、“欢迎/告别”、“道歉”、“祝贺”、“祝愿”、“邀请”、“结识(介绍)”等言语行为。

由此可见, 目前对表态言语行为内部成员的认定方面存在诸多方案和观点, “表态言语行为类别的界限很难划定, 这不仅是因为学者们的出发角度不同, 还在于表态言语行为自身的多样性特点。”(Трофимова 2008: 17) 本文尝试寻找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去界定表态言语行为的内部成员。

2 分类依据

表态言语行为的目的在于向听话人传递说话人的一种态度或情感, 其深层语义结构是“*I V (express+emotion/volition) You +I/You VP/gerundial noun*, 我向你表示与你相关的情/意+动词短语/动名词”(武瑗华 2016: 70—73)。该结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以“+”为界, 前

部分中的 **I** 和 **You** 分别是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即说话人和听话人，**V** 是“表示（情/意）”；后半部分“动词短语/动名词”代表前半部分表态言语行为的原因。关于这个原因，在不同语言的表层结构中会有不同的形式手段，如英语中可以使用由介词 **for** 构成的表原因的介词短语，俄语中可以使用前置词 **за**+第四格的手段来表示说话人情/意的原因。因本文重点不在修改该深层语义结构，故不对此进行过多赘述。此处是想说明表态言语行为不同于其它言语行为之处在于，表态言语行为的前提在深层语义结构中是必须存在的，在表层语言结构中则处于或然出现的状态。虽然表层形式手段存在多样性的特征，但在具体交际过程中，在语境和经济原则的作用下，该部分在表层结构中会隐没。如“祝贺你取得好成绩！”，在受话人手持获奖证书的时候，“祝贺”两个字已足以表明说话人在因为什么原因向受话人表示祝贺，受话人也无需付出过多的语用推理就会明白说话人因何在向自己表示祝贺。无论在语言表层的表现形式如何，都不会影响表态言语行为深层语义结构中表原因部分的客观存在。作为探究表态言语行为发生的源头，它是表态言语行为内部分类的重要依据。同时，该部分还是言语行为发生的合适性条件之一。下面以塞尔分析的典型表态言语行为为例：

表 1

| 类别 | 深层结构 | 合适性条件 |
|----|---------------------------|--|
| 感谢 | 我向你表达感谢，因为你做了有利于我的事情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听话人做了对说话人有利的事情； 2. 说话人因此对听话人产生了好的情感； 3. 说话人想要向听话人表达说话人假定，听话人应该是愿意听到这样的表达 |
| 道歉 | 我向你表达歉意，因为我做了有损你的事情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说话人做了有损听话人的事情； 2. 听话人因此对说话人产生了不好的情感； 3. 说话人不想让听话人因此对自己产生不好的情感； 4. 说话人假定，听话人希望听到这样的表达 |
| 祝贺 | 我向你表达祝贺，因为发生了有利于你的事情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发生了有利于听话人的事情； 2. 说话人认为这对听话人是好的； 3. 通常人们会为此说些言词； 4. 说话人假定，听话人也希望听到这样的表达 |
| 同情 | 我向你表达同情，因为发生了对你不好的事情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发生了有损于听话人的事情； 2. 说话人认为这对听话人是不好的； 3. 通常人们会为此说些言词； 4. 说话人假定，听话人希望听到这样的表达 |
| 慰问 | 我向你表达安慰、问候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听话人所处的状态或涉及的事件； 2. 说话人意识到听话人所处的状态或所涉及的事件； 3. 通常情况下，以说话人的身份地位需要向听话人表示对其所处状态、所涉事件的态度； 4. 听话人会很乐于听到说话人向其表示的态度 |
| 欢迎 | 我向你表达欢迎，因为你从一个地方来到了我所在的地方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听话人从一个地方来到说话人所在的地方； 2. 通常说话人会为此感到高兴，需要说些言词； 3. 说话人假定，听话人希望听到这样的表达 |

从表中所列出的典型表态言语行为发生的合适性条件可知，“**I/You VP/gerundial noun**”部分是表态言语行为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深层语义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深层语义结构中还涉及表态言语行为内部分类的另一重要依据，即听话人相关性。该相关性不仅在于“你”是听话人，还在于说话人发出表态言语行为的原因都与“你”相关。我们不会因为一件同自己的交谈对象一点关联性都没有的事而向他/她表示我们对该事的情/意。如“我向你表示歉意”，一定是因为“我”做了对“你”不利的事情，如果我对与“你”毫无瓜葛的第三方做了不利的事，“我”却同“你”表示歉意，这有悖于常识，同时也违反了合

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会造成交际的无效或失败。

在论述听话人相关性这一问题时，我们还需要引入另一参考值，那就是说话人是否同听话人建立起了必要的联系。塞尔的深层语义结构后半部分使用的是 I/You，并没有说明在原因中到底是“我”还是“你”才是事件或状态的中心，对该部分的解读仅限于“该命题内容对 S（说者）或 H（听者）具有某种性质”（Серль 1986: 184），显然这对我们从原因着手划分表态言语行为内部分类并不十分有利，模棱两可地或者对说者，或者对听者有利，这样的条件并不是很确切。那么我们就尝试，从与听者有关和与说者有关两个角度先进行划分。

2.1 与“我”相关还是“你”相关

从是否同听者或说者有关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知会出现以下或然情况：1. 与听者有关；2. 与说者有关；3. 与听者、说者均有关。前两种情况中对于听者/说者而言，这种相关可以是具有积极影响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甚至是无所谓积极或者消极，仅仅听者/说者的一个客观自然状态或者事件。而与听者、说者均有关的情况，结合行为发生具有施动和受动的指向性特点，我们分为说者施动和听者施动两种情况。综合上述划分标准，结合已知表态言语行为，情况如下：

表 2

| 原因 | | 相应表态言语行为 | |
|-----|---|----------|-------------|
| S→H | - | 道歉 | |
| | + | —— | |
| H→S | - | 指责、谴责 | |
| | + | 感谢 | |
| S/H | S | - | —— |
| | | + | 炫耀、吹嘘 |
| | | 0 | —— |
| | H | - | 同情、哀悼、诅咒 |
| | | + | 祝贺、祝愿 |
| | | 0 | 欢迎、告别 慰问 |

注：S 表示说者，H 表示听者，→表示行为指向，+表示积极影响，-表示消极影响，0 表示客观状态

上述表中所列举的表态言语行为是目前已知的、被不同学者认定的表态言语行为。按照与听者和说者均相关的标准划分，大部分现有的表态都已经被囊括其中了，但是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1. 上表中标示出“——”的地方，都没有相应的表态言语行为出现，在所列举的 11 项中占据了 3 项，这说明该标准存在很大的修正空间，不具有普适性；2. 文中的“——”处，我们尝试进行填补后发现：所填补上的言语行为并不属于表态言语行为，如第一处空档中，当说话人做了对听话人有利的事，但是听话人并没有向说话人表示谢意，此时，说话人向听话人会传递怎样的信息或是情感呢？可以是怨恨，也可以是邀功请赏，或者实事求是向听话人说明客观情况，也就是断言类表态言语行为，这些情况都符合“——”处的要求，这也足以说明该划分标准存在界限不清晰的地方；3. 炫耀、吹嘘是否属于表态言语行为？对此学者们仍旧持有争议的态度，如前所述的俄罗斯学者 Апресян 和 Гловинская 都没有将这两类列入到自己的研究中，但是 Norrik 却将“吹嘘”划入到表态言语行为中。由此更加可以证明一点：学者们对表态言语行为内部成员持有不同意见还是源于划分标准的不一致。因此，上述采用与说者和听者双相关的标准并不足够客观，我们只能选取一种最为相关的因素作为划分标准，将“I/You”的相关性解读上，重点放在与“你”相关。

2.2 与“你”相关

与“你”相关也就是与“听者”相关，它指的是在表态言语行为发生的原因中，听者占据了主要位置，说者之所以会向听者表达自己的情/意也是因为听者是事态的主要关系方，他/她是否会明白说者由此表示的情/意更是关系到表态言语行为的取效行为。如果说话人在向听话人表示一种炫耀，炫耀的原因是说话人认为自己比听话人更加的优秀，但是听话人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说话人的这种表态是否还会成立呢？恐怕要分情况而论之了，也就增加了划分依据的难度。

若不是与“你”有关，“我”又何须向“你”表态呢？现实交际中，“我”向“你”说出一段话，命题内容中并不涉及“你”，“你”只是作为听者存在于对话关系中，既然不是事件的关系方，“我”只能是在向“你”传递信息，陈述我对此事的判断，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归为断言类言语行为：“说者在向听者传递信息，说者本身对于所传递的信息，即命题内容已经做出了真或假的判断”。（何自然 2015：162）

同时，听话人相关性还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1. 说话人参与施动，听话人是该行为的主要承受者，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与听话人利益切实相关；2. 听话人参与施动，是给说话人带来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行为发出者，说话人因此表示对听话人的情/意；3. 听话人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状态或所涉事件是说话人表示情/意的原因。

表 3

| 原因 | | 表态言语行为 |
|-----|---|-------------------|
| S→H | + | —— |
| | - | 道歉 |
| H→S | + | 感谢 |
| | - | 责备、指责、谴责、抗议 |
| H | + | 祝贺、祝愿 表扬、赞美、歌颂 |
| | 0 | 欢迎、告别 |
| | | 慰问 |

该表中仅有在“S 对 H 做了有利的事，S 因此对 H 表示某种情/意”处出现了空缺，正如前所述，该处应填补为“断言”类言语行为，此外，该种情况不符合正常交际状态，尤其是当 S 做了对 H 有利的事，H 会向 S 表示“感谢”，而 S 通常不会就此主动提出表态，除非 S 很希望 H 对自己表示谢意而有意的在提醒 H 按照社会约定的习惯那样向自己表示感谢。所以，此处并不能算作一般的表态言语行为。

按照“与听话人相关”的依据，以听话人为中心划分的三大类别，基本涵盖了现有的表态言语行为，同时，也将部分处于被争议状态的，如“吹嘘（牛）”、“自夸”、“恭维”等排除在了表态言语行为之外。虽然该表囊括了大部分已知的表态言语行为，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

1. 同一标准下出现多个表态言语行为，如针对 H 自身发生的消极事件或者 H 处于消极状态时，S 通常会向 H 表示“同情”、“安慰”，甚至是“哀悼”；而当 H 自身出现不足时，S 对此向 H 表示的情/意也呈现两极化发展：S 可以鼓励 H，战胜眼前的不足；也可以选择向 H 表示“嘲笑”、“批评”、甚至是“贬低”。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态在 H 身上势必会产生不同的取效行为。针对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表态言语行为自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在根据表态言语行为发生的原因进行的内部分类应该属于第一层级分类，在该层级的下面还应出现亚类。

2. 如果说与听者相关是纵向切割的轴线，它将表态言语行为内部分为 3 类，那么 3 个类别的内部就需要横向的轴线进行逐级的再划分，显然，横轴和纵轴都是表态言语行为内部

类别系统化的必要准绳。

2.3 积极情/意与消极情/意

以表态言语行为深层语义结构中的表原因部分为依据,我们得到了表态言语行为的一级划分结果: H 施动、H 受动和 H 自身特点与所处状态。针对这 3 种类别的情况,说话人会向听话人表示自己的情/意。表态言语行为不同于其他言语行为的显著之处在于,表态言语行为的心理状态是变量,“断言类的心理状态是相信,指令类的心理状态是希望,承诺类的心理状态是意图”(索振羽 2000: 162),因此在对同一与听者相关的事件、特点或状态做出表态的时候,说者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变化的。“汉语中将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划分为 5 类: 1. 认知类; 2. 积极情绪; 3. 消极情绪; 4. 积极意愿; 5. 消极意愿。其中,积极情绪的心理动词有: 感谢、满意、同情等; 消极情绪心理动词有: 哀悼、担心、愤怒、愤慨等; 积极意愿心理动词有: 同意、理解、赞成、支持、欢迎、尊重、关切、关心、欣赏等; 消极意愿心理动词有: 反对、怀疑、抗议等”。(张积家, 陆爱桃 2007: 117—122)

认知类心理状态动词同表态言语行为的发生并无太多直接关系,后 4 类才是体现表态言语行为中情/意表达的关键。为便于二级划分,我们在借鉴汉语心理状态动词分类的同时,将 4 类心理状态的动词归为两类表情/意的言语行为动词: 1. 积极情/意; 2. 消极情/意。具体如下:

表 4

| | S→H | | H→S | | H | | |
|-------|-----|----|-----|-------------|----------------|----------|-------------|
| | + | - | + | - | + | 0 | - |
| 积极情/意 | 断言类 | —— | 感谢 | —— | 祝贺、祝愿、表扬、赞美、歌颂 | 慰问、欢迎、告别 | 同情、安慰 |
| 消极情/意 | —— | 道歉 | —— | 责备、指责、谴责、抗议 | —— | —— | 哀悼、诅咒、贬低、嘲笑 |

表中“——”同样表示无对应的言语行为,这也直接表明: 1. 当前已知的、被研究的表态言语行为还有继续被扩展的可能。对待同一原因,说话人就有可能持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表态倾向。如针对 H 自身发生的消极事件或 H 自身处于消极状态时,说话人就可以做出两种表态倾向: 同情、安慰和贬低、嘲笑。借鉴汉语心理状态动词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对上表进行填补,表态言语行为的深层语义结中的 V 是“表示”,通常各种情/意做“表示”的内容,因此,我们可否假设积极/消极情绪或意愿动词均可以同“表示”构成动宾短语? 若可以,那么就可以看做是能够被表示出来的情/意,也就可以看做是表态言语行为的一种。但是针对具有明显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事件,说话人不会做出有悖常理的表态,所以表中出现的“——”说明此处不会出现相应的表态言语行为,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情/意动词都可以看做是表态言语行为动词,“施为动词的语义结构中不会出现过于负面的语义因子”(张家骅等 2005: 452)。因为“表明和表白这些情绪或意愿有可能损害听话人的脸面,所以消极的情绪和意愿的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多采用间接言语行为”(武瑗华 2016: 70—73)。当听者品德出众的时候,说者一般会选择向其表示赞美或者歌颂等积极情意态度,而很少有人会去表达消极情意,因为这不符合同一语言群体所共知的语言使用规范,也就是违背了社会规约。当然,这样的情况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在现实语境中一切都要由语境去掌控,但是在违背社会规约的情况,听者也会付出更多的语用努力去推导其背后的意图。

表 4 是对表态言语行为内部的二级划分,尚未完全解决针对同一事件、事态而出现的积极或消极情意态度中,会出现多个表态言语行为的现象。对此,我们想引入第三级划分,那就是在相同情/意内部按照程度的不同进行再区分。如在针对听话人对说话人做出不利的事时,说话人通常会向其表示“抗议”、“指责”、“谴责”或“责备”,对于它们之间的区

别,我们可以引入义素分析的方法,“言语行为的成功条件实际上就是指带有说话人和听话人题元的动词的语义分解。”(Lakoff 1975: 261)常颖(2008: 159—212)曾采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对718个汉语言语行为动词和367个俄语言语行为动词进行过语义结构的对比,表态类言语行为动词并不是她单独分析的对象,我们所说的表态类言语行为动词对应的是她划分的情感类和评价类言语行为动词,分类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对具体表情/意动词的语义分析。但由于篇幅原因,专门针对表态言语行为动词义素分析并不会在本篇文章中体现,也就是说,本文仅针对表态言语行为内部的一级和二级分类提出划分观点,第三级划分将不做详细论述。

3 结语

相较于其它言语行为,表态言语行为一直以来是较少被人研究的一个类别。本文尝试通过分析表态言语行为深层语义结构,确定表态言语行为发生的原因,并对其进行分类,将现有已知被研究的表态言语行为进行了第一次分类,同时,也排除了一些一直富有争议的表态言语行为,如“吹嘘”、“炫耀”。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深层语义结构中所涉及的表示情/意的类别,对表态言语行为内部进行第二次分类,从积极情/意和消极情/意两个维度去划分。分类的目的不在于穷尽,而在于找到一个标准去继续发掘新的表态言语行为。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 Д. Перформативы в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словаре[J].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 и яз. 1986(3).
- [2] Вижбицка А. Речевые акты[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C].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5.
- [3] Гловинская М. Я. Семантика глаголов реч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ории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A].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4] Серль Дж. Л. Что такое речевой акт?[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C].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6.
- [5] Трофимова Н. А.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речевые акты в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м дискурс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ВВМ, 2008.
- [6] Lakoff G. Pragmatics in natural logic[A]. Formal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7] Norric N. R. Expressive illocutionary act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78(3).
- [8] 常颖. 汉、俄言语行为动词语义对比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08.
- [9] 何自然. 新编语用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1] 武琼华. 表态言语行为的语义与语用[J]. 外语学刊, 2016(6).
- [12] 张积家, 陆爱桃. 汉语心理动词的组织 and 分类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 [13] 张家骅, 彭玉海, 孙淑芳, 李洪儒.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An Analysis of Categorizing Expressive Speech Acts

Jia Ming-xiu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speech acts, the Expressives are rarely studied. Neither the number

of members in the Expressives system nor the objective connections between members are agreed up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with the deep semantic structure of expressive speech acts and divide the Expressives into three types on the basis of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Expressives appear. This classification also excludes the controversial members from the Expressives. Based on positive/negative affection,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expressive speech acts is classified as a second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existing speech acts has been expanded.

Key words: the Expressives; category; semantic structure; positive affection; negative affection

作者简介: 贾明秀（1987—），黑龙江双鸭山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在读。研究方向：语用学。

收稿日期: 2018-09-14

[责任编辑: 靳铭吉]